

一个中国人对伦敦的五次观察

◎ 鲁镇

掐指一算,我已到过伦敦五次。这五次经历恰似万花筒,每一次旋转都带来异样感受——一次比一次真实,却也可能一次比一次缺少诗意、更显现实卑微,甚至因“异乡人”形象愈发凸显而更添间离感。第一次伦敦之旅的标题可定为“误读”。2010年,我以上海戏剧学院与利兹大学交换生的身份初抵伦敦。从希思罗机场到城区的时间比常人多了一倍,在28英镑一天的印度三人客栈安顿后,我便迫不及待赶往伦敦西区看戏。彼时落日西下,我才发现住处紧邻热闹的苏荷区,十米外的书店里琳琅满目的戏剧指南让我随手拿起一本伦敦戏剧地图,按图索骥探寻这片在世界戏剧界举足轻重的方寸之地。走到唐人街、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百老汇音乐剧《邪恶》的巨幅海报映入眼帘,规模堪比上海南京西路恒隆广场的LV广告。

西区热闹非凡,这里的剧目与百老汇共领世界剧场风范,《三十九级台阶》《剧院魅影》《妈妈咪呀》等经典音乐剧的户外广告随处可见。除了恢宏巨制,中小制作话剧、杂技、单人秀等多元表演的蓬勃发展亦是西区特色。那年我邂逅了不少新奇剧目:吉尔古德剧院的政治剧《是的,首相》、多米尼剧院的《我们都来摇滚》,以及后来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话剧《战马》。

然而,当我第一次踏进多米尼剧院时,竟误将其当作婚礼现场。从沃伦街地铁站步行至牛津街交叉口,这座醒目的剧院正在上演《我们都来摇滚》。我的误解持续了五分钟,才恍然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伦敦戏剧表演的核心地带,目睹的是一场被观众赋予仪式感的戏剧盛会。

待久了便发现,在这座拥有四十余座著名剧场的城市,看戏早已成为庄重仪式:人们身着西装革履,将参加婚礼般的郑重赋予观剧。在英国人心中,剧场或许比酒吧更惬意、比唐宁街更可爱,这份仪式感在伦敦无可替代。

相较于第一次的误读,第二次伦敦之行是“钝痛”。同年10月周末,我乘廉价大巴从利兹赶往伦敦,参观了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这座以殖民掠夺文物和“启

蒙主义”标签闻名的文化地标。与他人不同,我的参观交织着痛与快乐。我发誓不再到访,因这里的藏品多通过战争与不人道方式获得,尤其启蒙主义主题馆,名号震撼却暗藏深层悖论。

“启蒙主义”背后的西方观念,塑造了其自我与殖民他者的定位系统,规约着西方文明。可解构之下,它不过是西方理性意识的萌发与历史精神观念的重构,却成为殖民掠夺的借口。资料显示,大英博物馆最初收藏含文物、钱币、藏书等,如今藏品达800多万件,涵盖从原始石器到20世纪版画的跨文化遗存,其来源离不开盗窃与捐赠的历史属性。那个下午,殖民掠夺的血腥与现代感的杂糅,让我深陷左右为难的悖论与被蒙蔽的钝痛。

第三次伦敦之行恰逢圣诞节,我多次往返泰晤士河南北两岸:穿越白金汉宫大街、议会大厅,经唐宁街、BBC大楼、大英博物馆,在国家剧院小憩后,过威斯敏斯特大桥抵达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再从TATE艺术画廊门口的千年桥返回北岸。曾是荒芜之地的南岸,借桥梁连通北岸的兴旺,如今聚集着诸多文化地标与商业公司,戏剧、艺术与狂欢在此交融。两天里,我在两岸穿梭:北岸是经典伦敦,南岸则像率性的村姑,以原始的艺术野性征服着保守与经典,两岸风貌迥异却相得益彰。我在英国国家剧院观看了圣诞话剧《季节的问候》,在滑铁卢车站与莎士比亚环球剧场间漫步。环球剧场临河雅致,星巴克紧邻门口;TATE门口的白色橡树林凝望千年桥,尽显文化交融之美。我刻意摒弃成语思维,在四座跨河大桥间奔波,真切感知到伦敦的博大、宽容与多元文化魅力。

第四次伦敦之行是2013年春寒料峭时,我赴利兹大学参加当代戏剧研究中心论坛。其间与上海戏剧学院王云教授、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刘思远教授、浙江大学胡志毅教授及导演田沁鑫等同行相聚,重逢了恩师苏珊与利兹大学表演和文化创意学院两任院长,还结识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费莱丽,开展了友好合作交流,可谓剧场界大家云集。

此次论坛催生了重要学术成果:大牌出版社Palgrave在纽约首版李如茹主编的《上演中国——21世纪剧场和社会、市场、文化的交互》,我的首篇英文论文《构建民间——草台班和〈小社会〉》有幸入选。这一小小成果,为我艰难的学术之路注入了无限希望。

第五次伦敦之行是2018年,已是副教授的我以正式访问学者身份赴亚非学院交流一年。这段漫长时光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伦敦细节:频繁参与学术活动、西区看戏、南岸逛美术馆,还北上爱丁堡、利兹参加戏剧节与文学活动。我见证了一个混沌却团结、危险又平和,潜伏种族与性别暴力问题却表面平静的伦敦。

历经十年沉淀,我在笔记本中写道:伦敦是座浑身散发现代品格的城市,泰晤士河两岸遍布跨国公司,人口、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彰显现代移民国家的包容。白天的伦敦属于资本主义,资本高速运转;夜晚则归于波西米亚,满是和谐生动。苏荷、考文特花园的酒吧,西区唐人街的夜生活,歌剧、芭蕾、话剧、街头杂耍等各式表演吸引着大众目光。在伦敦,目光即是关注与资本符号,吸引力指数等同升值指数——尖叫等于商业表演成功,汽笛声等同资金周转,地铁启动如同生命与死亡的日常交换,戏票、披萨皆成为劳动与消费的价值交换。

我深爱这座泾渭分明、拥有纯净蓝天的城市,此次之行细致观察了伦敦的建筑、剧场、书店、交通与马路。单说马路,其交通管理系统健全,人行道宽广,充分兼顾行人需求,功能性丰富完善。离国王十字车站不远的小道转弯处,单行路线在规划之初便已划定,行车与行人系统被设施科学引导,这种精细化市政管理在亚洲发达国家也常见。

这次访问堪称“祛魅之后的返魅”:我跳出资本主义异化,窥见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城市实践范例。前四次的惊恐未定,终在第五次化为坚定信念——一座现代城市,必然是文化交融的城市。

[诗歌长廊]

南门溪初冬

◎ 詹福初

南溪开晓雾,曙色入苍茫。
翠竹婷婷秀,黄花淡淡香。
群鸦绕枯树,一鹭踏河梁。
翁媪排排坐,将身就暖阳。

七律·乙巳冬至咏

◎ 刘大伟

时临冬至昼趋长,数九初开玉絮扬。
万木萧疏青竹秀,百花零落腊梅香。
依依冻草思春信,瑟瑟枯条祈暖阳。
岁丰盈庭户闹,围炉把盏庆祺祥。

咏银杏树

◎ 赵木兰

穿越山水画卷的旅行

◎ 赵军

在中国中部,有一段蜿蜒的旅程,连接着宜昌与重庆两座历史名城,更是一条穿越自然奇观与人文风情的梦幻之路。此行,我们仿佛置身流动的山水画卷,每一处风景都是大自然的精妙笔触,每一次驻足都能听见历史与现代的交响。

被誉为“三峡门户”的宜昌,是旅程的起点。长江于此劈开崇山峻岭,造就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伫立江边,远眺波涛汹涌的江水,仿佛能听见历史低语,触摸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足迹。三峡大坝的壮丽,更让人对人类智慧与勇气肃然起敬。这座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既是中国工程技术的骄傲,亦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游轮缓缓驶入三峡,景致愈发雄奇壮丽。两岸山峰高耸入云,峡谷间云雾缭绕,山峦在雾气中若隐若现,船行江面,江水滔滔、浪花飞溅,令人心旷神怡。在中华大地上,三峡无疑是幅动人心弦的画卷,作为世界遗产的璀璨明珠,它以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多样景观,彰显着无与伦比的辉煌。

三峡的山,连绵不绝、重岩叠嶂,隐天

蔽日。七百里峡谷中,两岸山峰紧密相连,磅礴山势让三峡尽显雄伟险峻。三峡之首瞿塘峡,山势陡峭、峭壁如削,江水奔腾其间,声响震耳欲聋。仰望苍穹,一线天光穿透云层洒落峡谷,更添几分神秘。行走其间,便能深切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若说瞿塘峡以险峻著称,巫峡则以幽深之美闻名。两岸青山连绵、云雾缭绕,宛如仙境;江水缓缓流淌,恰似碧绿绸带在山间蜿蜒。每一处景致都饱含诗意,令人流连忘返。西陵峡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以壮阔之韵引人入胜。这里江水浩荡,两岸山峰巍峨耸立,江面船只穿梭,热闹非凡。

三峡的水更是变化万千。夏季江水暴涨、水流湍急,沿溯阻绝;春冬时节,江水清澈平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美不胜收;秋日则尽显凄凉肃杀,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旅途中,我们不仅饱览自然风光,更深切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里既有巴人文化、三国文化等历史遗迹,也有独特民俗与自然美景交融。白帝城自古便是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之地,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传

颂千古。土家族的摆手舞、山民歌等民俗瑰宝,世代相传,韵味悠长。

数日航行后,我们抵达终点——重庆。这座被誉为“山城”“雾都”的城市,以独特地理风貌与丰富美食文化闻名。常年雾气缭绕,尤其冬季浓雾弥漫,为山城添了几分神秘。城市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的建筑悬于山腰,形成独特景观。

漫步解放碑步行街,感受城市的繁华活力;登上洪崖洞,俯瞰嘉陵江与长江交汇,体会“不览夜景,未到重庆”的韵味。重庆美食更是不容错过,火锅、串串香、小面等特色小吃,以独特口味让人味蕾盛宴。而重庆人热情豪爽的性格,更让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无论探险还是享美食,这里都能让人尽情释放,心灵得以放松。

从宜昌到重庆的旅行,是一次穿越山水画卷的奇妙之旅。我们既领略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感受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这段旅程,不仅收获了美景,更得到了心灵的触动与成长。

一身正直立天地,雨雪风霜色不同。
春夏绿枝鸣鸟雀,秋冬黄叶舞西风。
排排墅近含香樟,颗颗杏圆欢幼童。
落尽金衣空耀目,葱茏苍翠思无穷。

